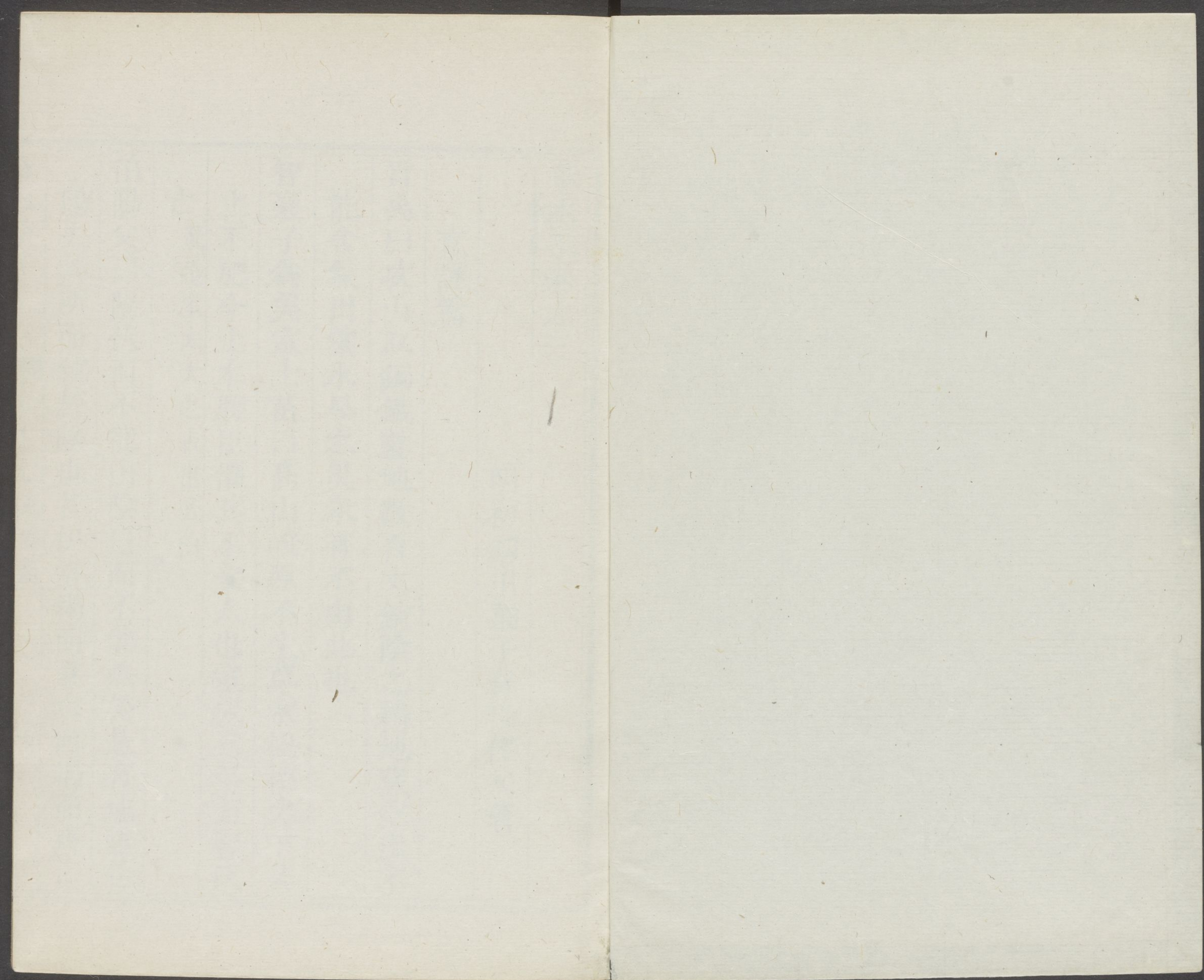


3

ON 1130/4-430

T 9153/4914

V. 3



草木子卷之三

明初劔川葉子奇世傑父著

克謹篇

貢禹曰攻山取銅鐵鑿地數百丈銷陰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水旱之災未有不由此也

智襄子爲美室土苗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此造室太大之占也必凶

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是陽失其所而鎮於陰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其國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

師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也薺歲欲苦苦草先生也葶藶歲欲

惡惡草先生也水藻歲欲旱旱草先生也蒺藜歲欲雨雨草

先生也藕歲欲病病草先生也艾歲欲流流草先生也蓬

秦苻堅出師武庫刀鎗自鳴遼主天祚親征阿骨打刀鎗

皆放光宋童貫出師約夾攻大遼無故忽失二認旗其

后兵皆敗衄

至正未亂之先江浙大雨忽有二魚落省臺上蓋鱗介失

所之象也卒為兵禍在昔晉時亦有是異

元劉太保遷元京北城取居庸關水入城冀稍潤其土然

亦不及百年禍變亦作豈地數有限而致然耶易曰消

息盈虛與時偕行天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

一亂人事也管輅曰土地悠長尚有興衰之運地理也

由今監古氣化盛衰人事得失未嘗不相因豈徒然哉

至正初楊子江一夕忽竭舟楫皆閣於塗中露有錢貨無

數蓋是累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輒走潮退

復然亦有走不及而渰死者如是累日江復安流識者

曰此江嘯也其後果先失江南

昔元戊寅年間荊州分域有鬼夜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

襄陽府居人皆聞之而不見其形及早視之凡樹木不論大小皆用泥和狗猪毛離根一二尺泥之至樹分枝處則止後又改呼云苦也苦幾時泥到成都府蓋古今未聞之異也

元至正丙戌冬日色如血

昔至正六年當天下正升平司天監奏天狗星墜地血食人間五千日始於楚遍及齊趙血食人間五千日終於吳其光不及兩廣其後天下之亂事事皆應

丁亥春正既望月夜出無光是時庚申君天久不郊宗廟久不祀蓋已怠荒矣

至正戊子永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高坡上三二十里死者千數世人謂之海笑其後海寇方國珍據海爲盜攻剽瀕海數州朝廷終莫能制

至正九年間河內民家養蠶及熟而上箔共結成一幅宛如旗狀又一家蠶數千萬共結成一繭大如數石甕蓋亦倮蟲之孽爲兵之兆也

鄜州路宜君縣孟皇村呼景賢母舅石氏養蠶三十箔其蠶忽變萬蠶合併爲千千化爲百百化爲十十化爲一巨蠶大如瓜瓠及老而簇吐條計重壹拾伍斤當時以爲瑞及元末小總兵王保保與慶陽李思齊治兵相攻

屠翦其村石氏遂滅蓋保蟲之孽也

又呼家其母養蠶將老蠶忽唧唧有聲次年母卒

又張思齊出師貳百人為一屯野宿刀鎗各作一攢插地

夜半鎗忽自然火甚熾須臾煨燼惟金刃存其後兵果

散敗是不戢自焚之應也

○九年夏四月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週歲暴長四

尺許容貌異常臍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俗畫布袋和尚

至正己丑冬十一月天裂天漢之旁

其後卒因河決聚役徒而叛

庚寅年冬温霹靂暴雨時行衢饒處等州雨黑黍大如小

麥色黑咬破視其內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

雪中雷電自至正庚寅以後屢屢見之蓋陰陽差舛之氣

異乎常也辛亥春其變輕癸丑春正月拾壹日雷而大

雪者凡三四日又其甚也

至正十一年春正月貳拾日夜京師清寧殿火焚寶玩萬

計由宦官熏鼠故也未幾天下大亂淮東賊毛會逼都

城而退

又京師齊化門東街達達一婦人生髭鬚長一尺餘

辛卯冬至雷電大雪同至天下遂兵亂人民死者大半

又辛卯年岳州府門忽自倒柱脚向天次年城陷於倪寇

壬辰夏肆月朔日食既

至正壬辰間貶丞相脫脫詔書端明殿忽傾仄如倒狀天

兆其戒卒不之悟悲夫元朝之亡蓋決於此

壬辰間江淮蘆荻多為旗鎗人馬之狀節間折開有紅暈

成天下太平四字

雨粉針湖廣民家門戶柱壁之間有粉痕如針樣無數不

知何物從何而生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為亂

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為張九四所據浙西不

復再為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

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是開潮不鬧是其變

至正癸巳春三月月食太白是時江淮羣寇起張九四據

高郵韓山童之子據臨濠徐貞一倪蠻子陳友諒亂漢

沔丞相脫脫統大師四十萬出征聲勢赫然始攻高郵

城未下庚申君入丞相亞麻之讒謂天下怨脫脫貶之

可不煩兵而定遂詔散其兵而竄之師遂大潰而為盜

有天下之事遂不可復為矣後亞麻慮脫脫再入相矯

詔醜殺之後一年東南州郡多陷其言不驗始杖而貶

死

癸巳秋大旱溪澗皆竭

甲午春大風拔木

○至正十四年正月朔汴梁城東汴河冰皆成五采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甲午年春大雨凡八十餘日兩浙大饑是夏赤星見岳州

父老言甲午年大兩羣龍皆穴地變化而出者無數識者知其爲天發殺機也

甲午乙未間河北山東多隕石大或如屋陷深入地丈餘洛陽有大星隕地滾行數十丈草木皆焦北抵山石其上石皆融液而流須臾復望西飛去此又其特異者也至正甲午乙未年龍泉縣人家有一雞二形一邊毛羽純雄一邊毛羽純雌既能雄鳴又解雌伏蓋氣之乖亂羽蟲之孽也次年青田山賊陷縣治

至正乙未年三月三日黃霧四塞日暗無光是年六月二十日賊陷縣大掠

乙未年中江淮間羣鼠擁集如山尾尾相銜度江過江東來湖廣羣鼠數十萬度洞庭湖望四川而去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羸弱者走不及多道斃

至正乙未冬湖廣雨黑雪是時倪文俊陷湖廣威順王妃主子女皆爲所擄其後諸子皆爲所殺

陝西省某縣至正十五年間一夜大風雨有一大山西飛者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爲深潭

元統二年春正月朔雨血於汴梁着衣皆赤三月彰德路天雨毛如綫而綠民譟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河南湖廣自春至八月○丁酉夏六月溫州没家千餘不雨元朝順帝災異最多

至正戊戌冬十二月朔雨雪中東方有赤虹貫於中天處
州青田山中竹生米可食○冬十月有兩日相繫黑光
摩盪

至正十九年元京子規啼昔邵康節在洛陽天津橋聞之
已知宋室將亂况元京在洛陽尤遠非南方之鳥所至
地氣自南而北又符康節天下將亂之語豈非天數也

己亥秋九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紅光燭地移時始
復冬十月白虹貫日

己亥冬盛寒之月蜂蝶競出多入人家香爐上立後多凍
死按此物當春暖花香則出苦寒出非其時此變也變
不虛生宜有其証後龍鳳年間多選良家子弟為湖務

間官少年多以事被戮是其應也

庚子間太原雨雹大如數斗器牛馬多死是時天下大亂
丞相孛羅稱兵犯闕欲廢高麗氏太子而立雍吉刺所
生幼子高麗后奔滄州太子奔太原王保保舉兵誅孛
羅太子復位雍吉刺皇后以憂死幼子雪山其母家取
歸直北海都田地

至正二十二年間黃河自河東清者千餘里河魚歷歷大
小可數庚申帝聞之慘然不樂者數日羣臣奏曰河清
王者之瑞胡為不樂邪上曰傳云黃河清聖人生當有
代朕者羣臣復曰皇太子生子是陛下聖孫即其應也

上笑而釋

丙午夏平江路當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廳安置匡牀胡椅圓爐臺桌廳旁一室封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蓋大其牀椅爐桌皆從此孔入堆疊滿室人皆不解其異次年張九四陷城據有東南五州之地享其富實十餘年蓋小能容巨賤能居貴之象也

至正丁未太原地大震凡四十餘日後又大震裂居民屋宇皆倒壞火從裂地中出燒死者數萬人次年太原陷至正戊申九月庚申帝棄元京遁居應昌府先三日國朝常國公遇春等統兵至柳林去元京甚近庚申帝召文

武百官軍民議戰守之計遲明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見歎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朕不可復作徽欽銜璧求活爲天下笑卽命北狩未三日元京遂沒

己酉冬十二月朔天裂西南

又元京未陷數日以前有一餓鴟鳴端明殿上作蔑吾之聲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

庚戌年岳州府羣蟻同穴無故自鬪而死處處皆積成小堆其後獨岳州將臣張斌軍師大敗於潞州死

庚申帝履位之后月凡食旣者三其後卒於其身失國

草木子 卷之三
豈瀚海中國之陰也不於日示咎而於月歟

庚申帝幼年遠貶南服舟汎清江忽有二老猴登舟獻菓而拜及去使人尾之至山洞中羣猴凡四五百上命近寺僧每日設飯飼之及癸酉還都登極羣猴復相率拜送餘猴數百皆去忽其中大猴卒死者三十六枚當時皆惘然莫知所以蓋申肖猴迎拜見祥也送死示孽也庚申帝旣貶而得國在位凡三十六年而亡國蓋天示之象也在昔唐明皇酉生肖雞明皇好鬪雞兵爭象也其後卒有祿山之亂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

大抵北人性簡直類能傾心以聽於人故世祖旣得天下卒賴姚樞牧菴先生許衡魯齋先生諸賢啓沃之力及施治於天下深仁累澤浹於元元惜乎王以道文統行吏道以雜之以文案牽制雖足以防北人恣肆之姦而真儒之効遂有所窒而不暢矣

元京軍國之資久倚海運及失蘇州江浙運不通失湖廣江西運不通元京饑窮人相食遂不能師矣兼之中原連年旱蝗野無遺育人無食捕蝗爲糧

南陽府廉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雞啼曰此荒雞也不久此地當爲邱墟天下其將亂乎遂棄官而隱後南陽果陷蓋初更啼卽爲荒雞祖述聞雞聲蹴劉琨起曰此非惡聲也遂起而舞卽此事也

嘉興府海鹽縣故富家趙君舉及衰替別營一小室以居落成之日宰猪爲享禮猪小腸皆修治忽迸地如虵蜿蜒而走將及一里許而止間一年所營小室亦賣蓋國家將亡而妖孽見蓋其理也

處州府遂昌縣晝忽有大聲如鐘自天而下無形蓋鼓妖也次年縣中官民俱災

遂昌縣徐孟芳母舅見沙洲一石自行自走異之遂拾以歸後碎之實石也他無所有恐至陰生陽之兆也

元京未陷先一年當午有紅雲一朵宛然如一西番塔雖刻畫莫能及凝然至晚方散後帝師以國事不振奔還其國其教遂廢蓋其物象見祥也

飭武備以修文德兩盡其道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之後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家之子累世承襲驕奢淫佚自奉而已至於武事畧不之講但以飛觴爲飛炮酒令爲軍令肉陣爲軍陣謳歌爲凱歌兵政於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變孰能爲國爪牙哉此元之所以卒於

不振也

元初有王華蔡五九等之亂旋致戡定

庚申帝初年秦王伯顏爲政變亂舊章江西有朱光卿在後有李致甫羅天倫之變國力猶全尋皆殄滅至正戊子間海寇方國珍始爲亂先是蔡亂頭剽劫海商始懸格命捕之方爲台之楊氏人募賞功官爵募衆至數千人時台州總管焦鼎等納蔡之賂薄其罪而不加誅玩忽歲月方遂入海爲寇官兵皆不戰而敗朝廷恐爲海運之梗招安之卽啗之以海運千戶及既定瀕海之民莫不憤之與萬戶蕭載之謀襲殺之不果又叛朝廷命

參政孛羅元帥董搏霄率兵加討兵未交皆先潰郝萬戶爲所獲方拘置舟中使求招安郝故出高麗后位下請托得行遂特旨釋之進爵已拜參矣嗚呼邊方貪官旣失之於始中宮寵后又失之於終當賞而不賞當刑而不刑刑賞之柄旣失紀綱於是乎大壞而中原之寇起矣

方國珍台之寧海人其居有山在中曰楊氏嘗有童謠云楊氏青出賊精其初亦欲向功爲國宣力後失賞遂出忿言曰蔡能爲盜我豈不能耶遂叛生平力能走及奔馬與弟國彰國英姪亞初同爲亂朝廷屢招國珍爲司

徒弟姪皆平章院判矣

天下治平之時臺省要官皆北人爲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二其得爲者不過州縣卑秩蓋亦僅有而絕無者也後有納粟獲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進令之初行尚猶與之及後求之者衆亦絕不與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爲臘雞至以相訾詬蓋臘雞爲南方饋北人之物也故云及方寇起瀕海豪傑如蒲圻趙家戴綱司家陳子游等傾家募士爲官收捕至兄弟子姪皆殲於盜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賞至於此其大盜一招再招官已至極品矣於是上下解體人不向功甘心爲盜矣

又獲功之官於法非得風憲體覆牒文不輒命官憲使招權非得數千緡不與行遣故有功無錢者往往事從中輟皆抱怨望其後盜塞寰區控名宣勅遇微功卽填給人已不榮之矣嚮使用於初亂之時豈復有寇如此昌熾何其始之嗇而終之濫耶且功則不與賊則與之刑賞倒施何其謬哉嗚呼爵命之設上以尊有德下以待有功此豈人君私器而專用私人也哉後之有天下者可以監矣太史公曰存亡在出令信夫

方之初亂有宣數道勅數十道懸以購人立功及有功亦竟不與可爲太息昔漢陳豨反代地高祖卽白見千戶

者四人以慰趙父老可謂知用天下之機

徐州盜韓山童叛先是至正庚寅間叅議賈魯以當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丞相開河北水田務民屯種脫從之先於大都開田以試之前後所費凡拾數萬錠及開西山水閘灌田山水迅暴幾壞都城遂止又勸其造至正交鈔楮幣竅惡用未久輒腐爛不堪倒換遂與至元寶鈔俱澁滯不行物價騰貴及河決南行又勸脫相求夏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任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錢官吏多不盡給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鑿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爲驚詫而謀亂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曾不旬月從之者殆數萬人以趙宋爲名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僞詔畧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蓋以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托此說以動搖天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朝廷發師誅之雖卽擒獲而亂階成矣及既定下詔降徐州路爲武安州後其黨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爲主寇掠汴汝淮泗之間死者成積中原邱墟

汝寧盜韓山童男陷汴梁僭稱帝改韓爲姓國號宋改元
龍鳳分兵攻掠其下有劉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爲糧
食人旣盡復陷一處故其所過赤地千里大抵山東河
北山西兩淮悉爲殘破毛會等兵已犯闕王師極力戰
守始退敗

蘄州盜徐貞一叛先是瀏陽有彭和尚能爲偈頌勸人念
彌勒佛號遇夜燃大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
遂衆徐本湖南人姿狀龐厚無他長生平以販布爲業
往來蘄黃間及妖彭衆欲爲亂思得其主一日徐於鹽
塘水中浴衆見其身上毫光起衆皆驚異遂立爲帝反

於蘄春天下響應東南遂大亂湖廣江西江浙三省城
池多陷沒開蓮臺省於蘄春然資性寬縱權在羣下徒
存空名爾後其臣僞漢主陳友諒下兵攻臺謀篡位乃
勒死於采石

沔陽盜倪文俊號蠻子聚衆從爲亂倪世以漁業居黃州
黃陂其生之夕母夢有白虎入室遂生及徐僭號倪爲
僞相用多槳船疾如風晝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故多
克捷所至殺害擄威順王諸子妻其妃子庚申帝特降
詔招撫然亂端已成俱無所及王諸子竟爲所殺荆鄂
潭岳黃蘄澧六常德寶慶江虔洪吉等州皆爲所據然

驕恣不撫其下后竟爲其下所殺前夕母復夢白虎死
遂遇戮又一二日前有大星落蠻子舟前蠻子曰又有
大官人當吾手中死不知乃自己應天象也嗚呼區區
一盜使之爲亂以禍天下而亦內符母夢上應乾象豈
徒然哉其弟倪文郁同亂後封長沙王鎮岳州及蠻子
誅文郁亦見殺獨季弟倪七不從亂亦不及禍至今尚
居漢川縣耕稼爲業富於牛田

汝寧餘寇尚熾丞相脫脫命其弟中臺御史大夫野先不
花董師三十萬討之至城下與賊未交鋒卽躍馬先遁
汝寧守官某執馬不聽其行卽拔佩刀欲斫之曰我的

不是性命遂逸師遂大潰汝寧不守委積軍資如山率
爲盜有脫脫匿其敗反以捷聞旣而西臺以文彈劾脫
脫奏臺憲不許建言違者坐罪此則脫脫欺掩之私也
嗟乎命將不於其才惟於其親此其所以敗也昔楊國
忠爲相任單于仲通爲將使征雲南喪師一十萬房琯
爲相用琴士董廷蘭爲將使拒安祿山喪師四萬王介
甫爲相命門客李復圭爲將使攻西夏永洛城喪師亦
數萬是皆取非才於親暱皆由君不知將將不知兵未
有不敗其國者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不監諸

高郵盜張九四叛至正壬辰年朝廷命脫脫丞相征之中

散其兵兵遂潰張乃陷平江路 先是中原上馬賊剽掠淮汴間朝齊暮趙朝廷不能制張爲鹽場綱司牙儉以公鹽夾帶私鹽並緣爲姦利然資性輕財好施甚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其爲主作亂朝廷命脫脫討之王師號百萬聲勢甚盛衆謂其平在晷刻及抵其城下毛葫蘆軍已有登其城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令如何輒自先登名其還及再攻之不下未幾下詔貶脫脫師遂潰叛乙未張汎海以數千人陷平江路海運遂絕後朝廷力不能制以詔招之累官至司徒自號成王據有平江嘉興杭州紹興五路之地

其後天下處處盜起陝西有金花娘子江西有歐道人山東有田豐襄陽有莽張岳州有潑張安慶有雙刀趙四川有旻眼子各據州郡此其大者大抵江淮皆屬淮寇湖廣皆屬徐寇惟此兩枝爲盛

庚子歲僞漢王陳友諒殺其君徐貞一稱帝於采石五聖廟先是徐雖爲君權皆在倪蠻子友諒其所部也倪爲丞相頗驕恣待其下無恩陳因與其黨襲殺之其黨復謀殺之事泄見殺於是大權悉歸於陳封僞漢王欲舉兵收臺兵至采石謀稱帝而后下兵遂遣其黨殺徐僭號曰漢改元大義引兵攻臺大敗而歸營江州爲都

友諒原沔陽人承平爲縣貼書及從爲盜弟兄四五人專
兵爲衛旣殺倪殺徐遂謀爲帝旣敗於建康復棄江州
而遁回武昌於是洪虔吉贛袁瑞撫饒皆歸建康壤地
益蹙竭力制舟師謀圖報復合兵攻隆興久不下臺兵
至合戰番陽前後相持者八十餘日大戰者五六死者
六七萬人兵旣不支欲退出至湖口爲流矢所中而卒
其下復立其子爲帝襲位居武昌改元德壽臺兵攻圍
一年不拔潑張以潭岳兵赴援兵敗見執遂俱降國亡
重慶盜旻眼子僭號稱帝國號大頁改元旻先沔陽人
瞎一目爲巡司弓兵牌子頭隨倪繼子爲盜分兵攻四

川陷成都殺戮旣盡退居重慶陳矯徐命使會兵建康
旣而憤陳之殺逆竟引兵歸曰汝能爲帝我豈不能爲
帝耶據有全蜀之地絕不與陳通居位六年後爲其弟
所殺其妻復圖殺其弟立其子爲帝襲位以其黨戴牌
爲冢宰事皆專之小旻主擁虛名而已辛亥臺兵攻之
七月四川破遂同其母俱降其後母召入宮以海舟送
小旻主同德壽陳少主去高麗然飄飄入於海矣

元朝是時長淮以北尚皆晏然山東則王信陝西則李思
齊隴西則思道太原則王保保汴梁則太子開撫軍司
以總之旣而諸將積不相能至戊申七月共讒王保保

欲叛詔削其軍權九月臺兵北行處處皆望風崩潰曾
無一戰王信首以山東降兵竟攻東昌遂擣京師庚申
帝遁不三日元京陷直趨山西至澤潞臺兵稍失利遂
至太原王保保不支亦遁西指潼關李思齊遁既而妻
子被俘亦出降張思等皆降秦隴悉定頃以皇孫爲崇
禮侯庚申帝棄元京出居應昌府己酉歲都督李保保
輕兵襲之時庚申帝已於其年四月二十又七日以滯
下疾崩皇太子獨脫身走去而皇孫就擒李保保卽文忠
有掌符寶郎以歷代靈章凡四十餘顆降上以其不忠高
之山東降有降將百餘名皆樞密院判之類丞相李善
長言其人物魁梧可用上疑其結黨皆殺之辛亥攻四
川平之僞夏旻氏母子降天下混一

嗚呼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爾公則胡越一家私則肝膽
楚越此古聖人所以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也元
朝自混一以來大抵皆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而外
南人以至深閉固拒曲爲防護自以爲得親疏之道是
以王澤之施少及於南滲漉之恩悉歸於北故貧極江
南富稱塞北見於僞詔之所云也迄今天祿之遷盡歸
於南於此可以見乘除勝復之理也故自慢藏於方寇
誨盜於韓寇獎亂於野先敗事於荅麻而天下之勢十

草木子 卷之三
已去七八矣於是山東西河南北淮左右皆爲寇壤城郭邱墟積骸如山後來雖命李察罕收復河汴不幸輕信降寇爲田豐之所襲殺其子王保保殺田而代領其衆糧置師驕不相統一孛羅又生內變稱兵犯闕謀易太子譬之羸病之人日以粥藥扶救猶懼不濟况復以峻導毒劑繼之哉縱無外寇尚且喪亡况臺以百萬之兵振之哉其能淹延數歲直至戊申而后失國亦云幸矣

草木子卷之三

草木子卷之三

明劍川葉子奇世傑父著

雜制篇

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故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澮許多阡陌使車不得方其軌騎不得騁其足故也豈非寓至險於大順之中者乎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於此可以驗之也兵法始於黃帝而井田亦始於黃帝
八陣圖亦出於井田公田卽中軍也私田八家卽八陣也

歷法斗建天行也

建除十二位是也

日辰日行也

角亢二十斗順入宿是也

天而西行日逆天而東轉斗日互行至復會於元分之所以為一歲故曰天周歲終此歷之大綱也

歷自上古黃帝以後莫不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歷法無

數更之弊及秦滅先世之術置閏於歲終古法殫廢矣

由漢而下以積年日法為推步之準以至於今夫天運

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

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造儀象日測月

驗以與天合庶永終無弊

元詔

漢大初歷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

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

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

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

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

值甲子歲首也此揚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大衍歷

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

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為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

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

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為第四章首至朔復

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

草木子 卷之三
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年名一部部者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部總二十部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之推演大易也歷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也

定歷名曰授時取堯典敬授人時之義

自古歷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爲動物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歷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

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爲近之尙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始爲精密又隨時以儀象

歷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易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於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抄之差則少矣

元朝立簡儀爲員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開一員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矣銅漏之外又有燈漏沙漏皆奇製也

玲瓏儀鏤星象於其體就腹中仰以觀之此出色目人之

制也

更有五更更有五點前後多寡相補其數相齊此可以見古人於小事亦有法也

元熊朋來律論黃鍾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算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此算家因律以命術非律以命算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知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算家命之爾故古之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與聲音之不可傳也

忝命於律不命於忝吾於算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算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有半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求異也

諱法自周以前無之至周公立制人生既冠以字易名及有爵者死而定諡則固以彌文矣後世遵之其法愈嚴如始皇名政改正月之正音征至今不改漢呂后諱雉改雉名野雞人患雉者名野雞疾晉宣帝諱昭改昭穆爲招穆至唐李賀父名晉肅謂賀不當舉進士犯其父偏名爲諱昌黎韓文公至爲作辯諱宋有禮筵名曰大排凡所招親賓則改請其三代名諱筵中倡優雜戲歌曲皆逐一刊定回避然後呈進及入人家皆先問父祖

諱然後接談冀無悞犯歷代諱法之嚴如此至於元朝起自漠北風俗渾淳質朴並無所諱君臣往往同名後來雖有諱法之行不過臨文略缺點畫而已然亦不甚以爲意也初不害其爲尊以至士大夫間此禮亦不甚講

歷代多崇徽號褒美多至十餘言以上皆後世羣臣之導諛也後世人誰誦之初亦何益如堯舜禹湯無諱初不害其爲有道之君至周公旦始立諱法諱其父兄爲文爲武止特一字而已當時諱法之行亦出於公皆攷行以定名如幽厲無道加諱以惡雖孝子慈孫百世猶不

能改何則以公也及始皇奮其私智一革諱法謂子不可以議父臣不可以議君直以賢聖自居何則實出於私已也漢諱尚少亦死而定名至唐而生加美諱至字最多至爲無謂元朝此等皆絕而不爲及死而始爲之諱亦止於一二字而已初不掩其行之善惡是非此亦可以爲法也

自周立諱至諸侯卿大夫皆有之歷世遵行迺其常也至元朝秦王太師潛行不軌欲要譽於天下以私錢拾萬錠濟怯憐口站戶之乏庚申帝下詔曰有臣如此宜極褒嘉加以美稱凡十四字此又古之大臣所未有也此

又殆九錫之漸者乎幸而未幾事敗身殞此則權臣竊
元朝之變例也

歷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爲甚侈至窮天下之力以崇山墳
至傾天下之財以滿藏郭至盡后官之女以殉埋葬墳
土未乾而國邱墟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貨物亦
多如漢用卽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亂多遭發
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官裏用椁木二
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大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
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埋
之則用萬馬蹠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

考誌遺跡豈復有發掘暴露之患哉誠曠古所無之典
也夫葬以安遺體旣安多貲以殉何益
山呼漢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后賜宋
之問始

嘗讀西陽雜俎書見其記漢禮天子臨朝贊者云天子爲
宰相起處則臨軒送之御史大夫將軍此三公之官皆
然尙猶存此等體貌大臣之禮漢遵秦尊君臣卑之制
尙未盡廢後世之待大臣直奴僕爾直牛羊爾三代之
時天子當宁而立以朝羣臣未至偃然以臨其下後世
益以陵夷也

歷代累封孔子爲至聖文宣王元朝加大成二字於其上
詔詞略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
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文亦
精雅

蟬冠朱衣漢制也幘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方心
曲領玉珮朱履是革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

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襴衫宋服也巾環襖領
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團領明服也庶民用之
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帶大團花紫羅袍三品至五品用
金帶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綠袍皆以

羅流外授省劄則用襜褕其幘頭皂靴自上至下皆同
也

官民皆帶帽其簷或員或前員後方或樓子蓋堯蓋之遺
制也其髮或辮或打紗練椎庶民則椎髻衣服貴者用
渾金線爲納失失或腰線綉通神襴然上下均可服等
威不甚辯也

繖蓋授宣者用褐羅授勅者用青羅

北人華靡之服帽則金其頂襖則線其腰靴則鶩其頂
元詔信州路龍虎山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
留國公主領江南三山符錄道教事真人吳閑閑爲宗

師留輦下真人邱長春能燒金佐世祖軍國之用以功
封以金印主全真教 其外又有白蓮教滿摩教回回
教頭陀教不合不通各自有宗

元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
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
號曰至元設經陳紀以垂後世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
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祖嘗言中
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此其立
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變持國正論謂之臺綱後世漸
狗私情謂非親不舉非讎不彈執此之論反謂當然而

國論遂大不正矣自庚申帝御極太平王燕帖木兒爲
相卽用其弟買里古思爲御史大夫太平旣敗繼用秦
王伯顏爲相卽用其兄子脫脫爲御史大夫幸脫脫聽
其館客吳行可之說發其逆謀秦王貶死遂以功命脫
脫爲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爲御史大夫及脫脫見貶
答麻矯詔醜之遂以答麻爲相卽用其弟雪雪爲御史
大夫當時國事已去矣嗟乎世祖設是官本以防權姦
膠固黨與盤結之患使之有所防範擊刺以正國勢及
其末世臺省要任迺皆萃於一門殊失養猫捕鼠畜狗
防姦之意幸其才智短拙謀不逮心旋致敗滅嚮使莽

操懿温之倫居之元之爲元已不迨順帝而后宗社爲墟也

元中臺建于大都西臺建于陝西南臺建于建康其餘各道設廉訪司隸于三臺每歲巡歷州縣糾察官吏詢求民瘼

元朝建中臺爲御史大夫者自陳綏山始開科爲狀元自張起巖始綏山以德業舉起巖以人物舉

元朝一品衙門用三臺金印二品三品用兩臺銀印其餘大小衙門印雖大小不同皆用銅其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師所制蒙古字書惟宣命之寶用玉以玉筋篆文此其異也

元之宣勅皆用紙一品至五品爲宣色以白六品至九品爲勅色以赤雖異乎古之誥勅用織綾亦甚簡古而費約可尙也

元君立另設一帳房極金碧之盛名爲斡耳朵及崩卽架閣起新君立復自作斡耳朵

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衣犬袍其次卽帶皮帽姑姑高員二尺許用紅色羅蓋唐金步搖冠之遺制也

元朝正后皆用雍吉刺氏自太祖與其族帳設誓同取天

下世用其女爲后猶契丹有國世用蕭氏爲后也自正
后之下復立兩宮其稱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三日
一輪幸卽書宣以召之苟有子則爲驗遵大金之遺制
也與趙宋之法不同宋後宮無三日之制但遇幸者皆
內朝之時則所幸者具禮服謝恩掌宮者卽書其姓名
他日有子以爲驗

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謂之
不成仕宦元爲札刺兒氏太祖與雍吉刺氏同取天下
約曰我男長爲帝汝女長爲后

元朝人死致祭曰燒飯其大祭則燒馬

元世祖旣一天下問劉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
兩處何爲最佳劉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
民風滯遂定都燕之計

元分天下爲十一省二十三道每州皆爲路在內爲中書
省在外爲行中書省按歷代疆理天下三代分天下爲十
九州或十二州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分天下爲十
三部一百六郡晉分天下爲十五道唐十道宋分天下
爲四京三十三路此其大略也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一縣
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縣則縣尹達魯花

猶華言荷包上壓口粽子也亦由古言總轄之比

元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壓鎮各處其所部之軍每歲第遷口糧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帥總之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元惠民有局養濟有院重囚有糧皆仁政也

元自世祖以來凡遇天壽聖節天下郡縣立山棚百戲迎引大開宴賀至庚申帝當誕日禁天下屠宰不宴賀慮其多殺以煩民也

元世祖定大興府爲大都開平府爲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則駕幸上都以避暑頒賜於其宗戚馬亦就水草八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自后官裏歲以爲常車駕雖每歲往來於兩都間他無巡狩之事山岳河海惟遣使致祭別無封禪繁縟之禮欲以震耀古今然亦莫掩其

盛也

元西域胡僧八思麻知緯侯佐世祖定天下制蒙古字書以七音爲本特定一代之文封爲帝師詔尊之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西方佛子大元帝師卒葬于京其墓上天雨寶花令天下郡國皆立帝師殿其制一同文廟嗚呼謬哉

元朝行移文字其正書則自前而後蒙古書則自後而前畏吾兒字則橫書別立譯史

樂則郊祀天地祭宗廟祀先聖大朝會用雅樂蓋宋徽宗所爲大晟樂也曲宴用細樂胡樂駕行前部用胡駕前用清樂大樂其部隊遵依金制駕後用馬軍栲栳隊其俗有十六天魔舞蓋以朱纓盛飾美女十六人爲佛菩薩相而舞

惟郊天則修大駕而用輦其餘巡行兩都多用毳車散樂則立教坊司掌天下妓樂有駕前承應雜戲飛竿走索踢弄藏橛等伎

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寶爲母中統交爲子子母相推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伯文一貫準至元一伯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費工本多尋不印行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

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欲有所建立以求名於后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既窳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澁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賈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呼蓋嘗考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卽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爲費楮幣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澁而不行職此之由也必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爲之本如鹽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烏有不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

縣各立錢庫貯錢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詠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爲母以引爲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溝雖通所出之溝旣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滿浸淫而有濫觴之患矣此其理也當時不知徒知嚴刑驅窮民以必行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無術而亡也

又如富人糶穀以給批行批得穀其批行矣貧人給批以無穀批乃虛文又何以行之哉

元朝止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裏脫脫爲相立寶泉提舉司鑄至正錢值世道變尋亦罷鑄參較改正至今百有餘年略無訛舛其法誠爲不刊之典

元朝至元寶鈔凡十等

壹拾文爲半錢

貳拾文爲一錢

叁拾文爲一錢半

伍拾文爲二錢半

壹百文爲五錢

貳百文爲一貫

叁百文爲一貫五錢

伍百文爲二貫五錢

壹貫爲五兩

貳貫爲十兩

伍箇壹貫爲半錠

伍箇貳貫爲一錠

元世祖立鹽法瀕海州郡立場差官主治差鹽亭戶丁煮鹽至十月結場住煎及額而止鹽商於各省府運司買引就各處鹽場支鹽後鹽積而不售均派戶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等皆令入錢吏胥並緣爲姦民甚苦之嗷然皆言其不便事尋罷復令富商收市嘗攷歷世鹽法在夏禹時惟止入貢至齊管仲始煮鹽以富國及漢武始立權法爲牢盆之制自是歷代皆

踵行之計其利於軍國之資略於其半唐宋及元因之
有加無瘳大抵率由養兵多而資費廣故不能革也

元朝於江西及湖廣立提舉司使之產茶路分賣引照茶
以行批驗所驗引無弊卽放行至賣處收稅

御茶則建寧茶山別造以貢謂之噉山茶山下有泉一穴
遇造茶則出造茶畢卽竭矣比之宋朝蔡京所製龍鳳
團費則約矣民間止用江西末茶各處葉茶

元海運自朱瑄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伯餘萬石以給元
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卽抵直沽交卸
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

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硃加紅富既埒國慮其爲變
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后歲以爲常及張九四據有浙西
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道遂梗而國已不國矣

傳命陸有馬站水有車站州縣凡十里立一鋪大事則遣
使馳驛起船馬有劄子小事文書以備兵傳送

酒法用器燒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刺基酒極濃烈其清
如水蓋酒露也每歲於冀寧等路造葡萄酒八月至大
行山中辯其真僞真者不冰傾之則流注僞者雜水卽
冰凌而腹堅矣其久藏者中有一塊雖極寒其餘皆冰
而此不冰蓋葡萄酒之精液也飲之則令人透腋而死

草木子 卷之三
二三年宿葡萄酒飲之有大毒亦令人死此皆元朝之法酒古無有也

北人茶飯重開割其所佩小篋刀用鑲鐵定鐵造之價貴於金寶爲犀利王公貴人皆佩之

筵席則排卓五蔬五菓五按酒置壺瓶臺盞馬盃於別卓于兩楹之間把盞則三跪謂舉盞至尊者前半跪退三步執臺全跪俟尊者飲畢起進前接盞又半跪平交則平禮尊者賜卑者進接盞半跪退三步全跪飲其尊者從人相齊同跪接盞退盞不敢復還尊者湯食非五則七割挈設而散酒行無算

挈設蓋茶飯中之體薦也胡語言挈設上賓則用羊背皮馬背皮之類其餘賓用前手後手之類或鵝則用胸於上賓餘賓多寡隨分

北方有詐馬筵席最其筵之盛也諸王公貴戚子弟競以衣馬華侈相高

豆腐始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也飲茶始於唐陸羽著爲經也糖霜始於宋自蜀遂寧州人貢宣和始葡萄酒荅刺吉酒自元朝始

